

黎明时刻

LIMING SHIKE

魯 荻 著



黎明时刻

LIMING SHIKE

十年第一部

鲁荻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說：“从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这部作品写的就是华北某大城市一个钢厂在解放初期恢复生产的故事。作品通过李老屯、周錫鴻、楊玉璞等老工人的形象反映出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热爱生产、对困难斗争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我們同反革命分子之間的尖銳复杂的斗争；此外，作品通过軍代表張文敏和朱明这两个人物，反映了办好工业依靠誰的問題上的思想斗争；从中，通过張敏禹这个人物描繪了旧知識分子在党的教育下怎样开始觉悟的过程。

继这部作品以后，作者还准备写第二、三部，由本社陸續出版。

封面設計：張德育

鑒 明 時 刻

魯 荻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8 插頁2 字數 152,000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权当序言

把几年来写过的詩看了一遍，很激动，也很不安。在一个秋天的晴朗的日子里，我曾看見一位农业合作社社員站在割倒了庄稼前面，說：“沒有白干呵，收成真不謬！”我的“庄稼”也已陈列在案头上，可是我能說些什么呢？

有些批評家常常提起我写过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說这一些詩怎样“受到了讀者的欢迎”。对于这种善意的鼓励，我是感謝的。但听到这种說法，我从来就抱有很大的怀疑。我没有向讀者們作过調查，到底如何，实在不得而知。作为一个作者，私心却以为不然。几年来，在业余时间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急就章”，說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老老实实地說，自己称意的詩作，至今还一篇也沒有。比較喜欢的，倒有几篇，例如“白雪的贊歌”等，但这些东西也实在算不了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不能在这篇引言里說多少关于这个集子本身的什么話。只好利用这个机会說說我对于詩的看法，开头不免說到我自己的写作过程。

在我的一本書的“后記”中，我曾簡略地表白过。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很狂热地写詩，写了多少，写的什么，現在已經無可考据也無須考据了。到了一九四三年以后，我因为做了別的工作，便罢手不干。开初，也並沒有下过多大的决心，只是天災日久，不去动笔，先則冷淡，繼而生疏，后来就不再有什么兴致了。

这样一擱，竟过了十年之久。

这些往事，本来不值一提。引出这一段来，目的是想証明，在一九五四年以后，当我因为走上文艺工作岗位而重新写作的时候，笔下已非常生疏。那时候，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号召已經响徹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傳鼓動員的姿態，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簡直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土牆書写動員標語一样。那时，我既沒有思索多少創作中的艺术表現問題，平常又沒有留心去捕捉和积累生活中的形象和語言，只是随心写来，不加修飾地抒發着自己的感想。我的出發点是簡單明了的。我願意讓这支笔蘸滿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們的讀者，首先是青年讀者生長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多亏有了这个簡單明了的出發点，我才有勇气把这一篇篇的詩作拿出去發表，并且也引导我一步步接近了文学和詩。

这期间，我写的詩大部分实在不成样子，“致青年公民”这一組还算是稍許强一点的。然而这也是多么浮光掠影的东西呵！想到这里，我往往非常不安。我能够总是讓这淡而無味的东西去敗坏讀者的胃口嗎？这些粗制濫造的产品，会不会損害我們社会主义文学的荣誉呢？

这里，我必须补充几句。我絲毫也不怀疑前面所說的那个出發点。和我的許多同志一样，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我自己，將永不会把这一点遺忘，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动起笔来，那就是由于这种信念催动了我的心血。即使因为別的事情不能动笔，作为一个爱文学的人，我將随时随地为促进这样的文学而支付自己的有限精力。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發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畢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穎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羣众的生活的海洋。

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

就是因为这个原故，在我写了一些那样的东西之后，这许许多多的念头常常苦惱着我，有时真想放棄这个工作，去作自己还能够作的事情。实在的，我是越来越感到不滿足了，写不下去了，非得探寻新的出路不可了。

这期间，我想得很多。我想到：我們的文学应当去發掘我們的偉大的人民的心灵之美，从而把这心灵的“火焰山”熾得更旺盛。我們的人民是勤奋而聰敏的，朴質又乐观的，朝气蓬勃又善于思考的。現在，又处于一个意气風發、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党的思想力量和社会主义精神已經掌握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詩作者可以从这里得到無穷的啓發，并且真正能够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从这里取得了聖火，然后賦予高度的热力还给人民。这样，作品才能触动讀者的深心，他們讀了，不止發生暫短的激动，而且引起長久的深思。这里，核心問題是思想。而这所謂思想，不是現成的流行的政治語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創見。当然，这种創見，也只能是在党的、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光照之下的，是从人民中来的，但是，它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是新穎而独特的，是經過作者的提炼和加工的，是通过一种巧妙而奇異的構思自然而然表現出來的。

反过来，我們的文学也不能不鞭打那种反面的事物。無須諱言，我們这个嶄新的生活，也还留有旧时代的令人不安的烙印的。敌人並沒有死尽。資本主义思想，还是相当頑强的存在。我由于工作职务的原故，跟知識分子出身的工作者接触較多，我自己，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深切地理解到，种种个人主义的污垢，平庸、瑣屑、渺小的心机，曾經發生了怎样的毒害作用，甚至使一些有才能的人墮落成为新生活的障礙物。我們的文学，当

然也有义务去攻击和扫荡这一切。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如同一些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描写这些的时候，需要掌握分寸和火候。然而，我却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准确，击中要害。而要能如此，还须作者有一种针锋相对的正面的思想，并且是那样崇高，那样巨大，那样正确，又那样独特，让那些陈腐的思想在对比之下显得如此地卑微和可耻。这样，读者从中得到的，将不止是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剂，而是大步前进的契机。

我在上边一连串说了好几个“独特”，并非只是信手率羊。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一般，即没有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然没有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但没有特殊，即作者的独特的风格和独特的艺术文学，也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文学，至少是没有好的社会主义文学。

不只是文学，就是好的作家，也应当是独特的。我们常常说到，作家要深刻地熟悉和理解生活，要有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要精通艺术技巧，要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所有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作家，无疑是应当具备这一切的。但是，我认为，若果在比较高的程度上的具有了这一切，那么，这个作家恰恰就会成为一个独特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非常崇高，他永远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用共产主义的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和理解一切；然而，他却有他自己观察生活的方法，他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一定是服务于人民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然而他有的是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即使他的作品不署名，你也可以大致猜中是他的。这样的作家，当然也需要党和人民的监督和督促，也有时可能犯错误；可是他是那样珍视党和人民的意见，他不会犯一贯性和根本性的错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在

風格上也會不斷地受到各方面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在一般情況下是一種進展，也有時可能發生小小的退步。但是，他的風格的變化，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他不會輕易丟掉一點什麼，也不會盲目地接受什麼。這樣的作家，在我看來，就是在各方面成熟了，可以獨立工作了。我們的青年作家就應當學作這樣的作家，我自己，如果有可能成為一個作家的話，就願意努力成為這樣的作家。

說到这里，又不免有一點兒自餒的感覺。寫了幾年，想了幾年，算是有了一點理解（不知道對不對？），也有了自己一相情願的追求。追求的結果如何呢？自己一點也不滿意。來日方長，到底會怎麼樣呢？老實說，自己毫無把握，希望都寄托在別的同志身上。當然，我一直是採取積極的態度的，我沒有消沉，也沒有偷懶，更不會用自己既非作家、更非專業作家這一點作為理由來規避責任。我把這個集子命名為“月下集”，就有這番意思。“月下”一詩是我編這個集子時剛發表的。這個集子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詩作，都是在晚上寫的。雖然不是都在有月亮的晚上，但我倒常常在寫了一段之後在月亮下散散步。我借用這個題目作書名，就是表示以後白日沒有時間，我还可以在“月下”寫。我相信，在這個陽光燦爛的偉大的時代里，一個詩作者只要是精神振奮，意氣風發，只要與我們的現實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只要與這個時代的步調協調，只要有一種崇高的責任感，就會有詩。至於，這詩是怎樣的詩，在我自己是難以預期的，我不說什麼豪言壯語了。

話說到这里，意思已經用盡，似乎還未解題。讀者已經看到，這一番話印在這本書的首頁，題目是“權當序言”。然而，我的話實在跟這本書沒有十分緊密的關係。在這本根據人民文學

出版社提議編選的集子里，充滿了粗制濫造的東西，而且，我比較喜歡的和不大喜歡的詩兼收並蓄，這就並未實現我自己的主張，作者又何以解釋呢？我想，一意孤行是不行的，必須尊重別人的意見。既然如此，我這番話實在不能成為“序言”，所以，我小心地在前頭加上“權當”二字。

請原諒我沒有在這裡談到詩的體裁問題，這雖然有些不合時宜，但也因力量所限，不可能在一篇短文里什麼都談到，我所談的是多日以來想得最多的一點。同時也因為最近詩的形式問題已經談得很多，很多同志都發表了高見。關於形式（包括體裁）問題的看法，我在前面已經透露了一點。我想，內容決定形式，這永遠是正確的、根本的命題。只要使內容找到最適當的形式，這種內容又有教育意義，形式又能夠為較多的讀者所接受，那就可以寫。在形式上，我們要提倡的是民族化和羣眾化。讀者可以看到，我在努力嘗試各種體裁，這就可以證明我不想拘泥於一種，也不想為體裁而體裁。民歌體、新格律體、自由體、半自由體、“樓梯式”以及其它各種體，只要能夠有助於詩的民族化和羣眾化，又有什麼可怕的呢？但是，我越來越有一個頑固的觀念：一個詩作者，一定要有獨特的風格。民族化、羣眾化，這是忠實於社會主義文學的共同的準則，這是共同性；然而，在形式上，甚至在體裁上都可以有和應該有獨創性。不管自己怎樣不行，要是篇篇都按照一個什麼固定的格式去裝，那就未免乏味了。除此以外，我還沒有想出多少新見解，等想出個眉目來，再找另外的機會發言吧！

以上這些議論，自知有不少幼稚和偏頗的地方。這些幼稚的議論和詩，全待讀者的指教。

作 者 1959年3月24日

第 二 章

黎明时刻，瑰丽的色彩把晶莹的积雪渲染上一層淡紫色的时候，临近渤海灣的一座城市宣告解放了。尽管远处还响着稀稀落落的槍声，河岸上被炮火击燃了的房屋还在孑孓地冒着青烟，但是，城市在經過了半个多月的惊慌不安、騷乱和渴望解放的日子，又复活了。

旧的一切已成为过去，而新的一切宣告开始。

烏云一片片在河流上空飄散；开始結冰的混濁的河水冲击着薄薄的冰層，迅速向海口流去。河的沿岸，蔣匪軍临时修建的工事，一片污秽，發着恶臭，几座被炮火掀翻了的水泥碉堡瘫在地上。

城市摆脱了战争的烟屑，人們随着在城市上空扩散着的新华广播电台清楚而有力的声音和“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的歌声，拆开了在战时用砖封住的門口，用板条釘住的櫥窗，拥挤着、呐喊着，搖晃着手中临时做的小旗，跑到街上来。

街上解放軍正押着一长串俘虏向城外走去，人們朝着解放軍欢呼着，而对那些披着毯子、裹着棉被，紧縮着肩膀走

着的俘虏咒罵着。在咒罵着的人群后面，只有几个穿着长袍的人，淡漠而又疑慮地望着这些欢騰着的人群。

“世道真的变了！”一个带着水獭帽子的人紧搓着冻木了的手指，意味深长的和那几个穿长袍的人低低地說着話。这些在战争中怀着恐惧而在战争之后仍然怀着恐惧的人，并没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人們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挂着軍事管制委员会胸章的人在講話。

“同胞們，”軍事管制委员会的那个瘦小的人，兩眼热情而真挚地講着：“我們解放了，天下是我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天下了，是我們当家做主的天下了……”講演人的話被周围群众的欢呼淹沒了。

“我們要迅速的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支援解放全中国，我們要沒收官僚資本，我們要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

太阳渐渐升起，街道上的积雪开始溶化了，解放軍的队伍从市中心开过，沾滿了污泥的坦克車上和涂滿五光十色伪装的大炮上坐滿了欢呼着的学生和市民，轆轳地从积雪的街道上滚过，整齐的步兵行列，随着炮車前进。这支巨大的鋼鐵的洪流，使这座刚刚解放了的城市，充滿了新生的活力。

已經是夜晚七点了。街道上弥漫着冬天的烟霧，路灯失去了光輝，昏黃的光圈透过烟霧，把行人道上的光禿禿的树影子，投射在鋪滿积雪的街道上。

张文敏走出灯火煊耀的軍管会大門，在台阶上犹豫的回头望了望跟出来的朱明，打了下招呼，然后并排地默默地走

到街上去。

軍用卡車不斷地飛馳而過，地下的積雪被揚起來，細小的雪粒在路燈的光圈里閃着晶瑩的光彩。

每當一輛汽車駛過，張文敏就下意識地把軍大衣的領子重新提高一下，扭過頭去，避開被揚起的雪粒，然後，深深地呼吸一下，踏着吱吱响着的積雪，快走兩步，趕上大步走着的高大的朱明。

已經開業了的商店，櫺窗里閃爍着微微抖動的霓虹燈光，發出紅紅綠綠的色彩，將路上的積雪染上了奇妙的顏色。

“這又是一件新的任務！”張文敏一面激動地想着，一面默默地側視了一下深一脚淺一脚走着的朱明；朱明象忘記了同行的伙伴，從他激動的急速轉動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也和張文敏一樣，在想着這個新的任務。

也許是兩個人初次相識，在路上誰也不想多講一句話。但是在戰爭中磨煉過的人，只要話一說開，這種陌生馬上就會消失的。而且會象老熟人一樣哈哈笑着，開起玩笑來。走過兩個路口，朱明放慢了步子。側過頭去，望了望張文敏說：

“任務真不簡單呵，你過去摸過工業嗎？”

“我，摸過槍杆子。工業……”張文敏沉思着拉了大衣領口，“你呢？”

“我，對這工作真有點怵頭！象剛摸槍杆子一樣，簡直不知道從哪里下手。”

樹枝的陰影交織在積雪上，象一幅雜亂的幾何圖案。

“鋼廠，鋼廠，究竟是什麼樣子呢？”張文敏遐想着，

不由然地問了朱明一句。

朱明用漫不經心的但又略帶懷疑的口吻說：“問我！我和你一樣，什麼樣子？天才知道！大概和烘爐差不多，也許大一點。”

“什麼叫烘爐？”

“烘爐，就是打鐵的爐子。”

張文敏聽了這個簡單的答复，噗哧一下笑了。

朱明回過頭來說：“笑什麼？不是嗎？”

“大概不會象你想的那麼簡單！”

“也不會多么複雜！”

張文敏還想說些什麼，但被迎面吹來的夾着細小雪粒的寒風噙住了。

風旋轉着，打着唿哨。兩個人只是默默地頂着風走，誰也不想再說一句話。

從軍管會到臨時做為招待所的交通旅館，本來不遠，張文敏和朱明卻走了整整半個小時。旅館隔壁一家咖啡店里正奏着爵士音樂，幾個穿着西裝的男人和幾個妖艷的女人，稀稀疏疏地在暗淡的燈光下旋轉，當一聲鑼响，嘩的一下音樂停止了。朱明厭惡地回過頭來吐了口唾沫，罵道：

“呸，這是什麼玩意兒！”

張文敏沒有注意這些，在他的腦子里仍然在想着鋼廠。當朱明走進旅館的時候，張文敏早已跑上了樓梯。

已經是深夜了，在招待所等着分配工作的人，已經打起了沉酣，張文敏仍然坐在那里呆呆地想着這件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受的新任務。這也許是張文敏在戰爭中養成的習慣，每當

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时，总是不能停止地思索它，然后，做出自己行动的計劃。这次，却使张文敏感到狼狽了。在张文敏的記憶里，从来没有见过鋼厂，尽管张文敏想从过去看过的圖画里，找到这个答案。但是，那些片断的記憶，除了出鋼的时刻，鋼花四濺的形象比較突出之外，其他都是模糊的。

张文敏苦恼地把台灯灯伞掀起来，一束刺眼的光亮，使朱明醒过来，朱明望了望呆呆坐着的张文敏，睡意蒙眬地说：

“老张，睡吧！天可不早了，你想什么？”

“唉，鋼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管他啦，明天一去就知道了。”

朱明說着翻身又睡过去。

张文敏敲了兩下桌子，故意把一个揉皺的紙团，投到了朱明臉上。朱明吃惊地从床上坐起来，用手抓起了紙团，望着哈哈笑着的张文敏說：

“你这是做什么？”

“老朱，你起来，談談鋼厂。”

“唉，簡直是閑得无聊！同志，鋼厂，鋼厂，你让我談什么？我说过，我和你一样，什么也不知道。”朱明不滿意地看了看这个初次相識的伙伴，有些厭煩地重新躺在床上說，“明天就知道鋼厂是什么样了。”

“我不是說那个，”张文敏忙着解釋說，“我想和你談談，到了鋼厂怎么办？”

“怎么办，今天市委書記不是講了嗎？迅速恢复鋼厂生产，支援解放全中国。同志，还是明天再商量吧！”

“明天，已經是明天了，”张文敏說着把怀表掏出来，

、让朱明看了看，然后说，“伙计，这个任务太不简单，还是起来一块说说。”

“好了，好了！你要说，你和桌子去说吧，反正我还要睡一觉。”

张文敏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同屋的另一个同志却不耐烦地吵了起来。张文敏熄了电灯，无言地走到走廊里，推开一扇紧闭着的窗户，望着窗外悄悄到来的黎明。

黎明时刻，大雪纷飞，东方抹上了一层蛋青的颜色，远处弯弯曲曲快要封冻的河流，悄悄地流动在弥漫的雪花里。一股清新的、寒冷的气流，使张文敏禁不住的抖动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钢厂是什么样子呢？”然后闭上了窗户，回到了响着鼾声的屋子里。

雪后，天仍然阴沉沉的。

朱明和张文敏掩藏着内心的激动，紧靠着坐在吉普车里，吉普车飞速地沿着河边一条笔直的马路向钢厂驶去。

昨天晚上一场大雪，埋没了路上一切痕迹，马路两旁的树木裹上了一层妖烧的银妆。当吉普车急速驶过，栖息在树梢上的乌鸦，便咕噪的抖动一下翅膀，使积压在树上的白雪，纷纷地飘落下来，和吉普车扬起的雪花，一同上下飞舞。

钢厂周围的一些低矮的住屋被雪封闭了，从用泥涂抹着的烟囱里，缓缓地冒着青烟。在一片苍郁的松林后边，钢厂的烟囱孤单地、无声无息地矗立在灰蒙蒙的天空里。

吉普车驶进钢厂倾斜的大门，在一排倒塌了的围墙旁边

停住了。朱明和张文敏跳下車来，望了望闕无人迹的鋼厂，他們惊讶地不相信地对看了一下。然而，从司机泰然的眼睛里，清楚地知道了：这儿就是鋼厂。

两个戴着护厂队紅臂章的工人气呼呼地追过来，看过他們的証件，留下一个人陪着他們，另一人又跑回到大門口。

张文敏象受到刺激一样的抖动了一下，昨天夜晚在脑子里所描画的样子，突然破灭了。他拉上朱明，緩緩地。但又是急迫地随着那个护厂队的工人从門口跑进了車間。在車間門口鉄軌的交叉上，他們不期而然地一同站住了。

車間里靜悄悄的。被炸裂的煤气管道瘫倒在地上，熔鉄爐歪斜地躺在厂房的鋼架上，透过已經倒下来的一面断壁，平爐只剩下几根歪七扭八的鋼骨，爐底上堆滿了破碎的耐火砖，閃着黑色釉彩的鋼渣，从鋼水口一直挂到渣子坑，天車象瘫痪的巨人，一只手放在鉄梁上，另一只手陷入到堆滿了渣子的平台上，麻雀占有了这个空間，唧唧喳喳地从挂着几片馬口鉄的窗子那里飞出飞进，一群野鸽子正咕咕地沿着天車的軌道追逐着。远远的高大的烟囱上挤滿了瑟縮着的烏鴉。沿着一条干涸了的小河河床，一排竹篱歪斜地倒在沿河的一丛干枯了的柳树上。滿院的复雪，只有在突出部分，風吹得露出几堆碎砖和生鉄，間杂着炮弹壳和国民党軍隊遺弃在地上的鋼盔。在發電室旁边的鉄絲网上，还挂着几片破烂的軍衣。

面对着这样一幅景象，也許由于雪后的严寒，朱明的嘴唇微微地抖动着。张文敏再也压制不住內心的激动，抓起了一块耐火砖，朝着野鸽子扔去，耐火砖在鋼梁上冲击出一声

巨响，野鸽子象若无其事样的扭过头来凝视了一下，然后才从空地拍着翅膀飞出了車間。张文敏回头望了望还在發呆的朱明。

“这个厂子快有五年沒开工了，幸亏解放了，再不解放連这个也剩不下。”护厂工人說。

“老朱，不要再看了，反正就是这样一堆破烂攤，国民党不会留給我們什么！”

朱明默默地点了点头，和张文敏一起随着护厂的工人走进已經被燒毀了的办公室大楼的地下室。地下室挤满了人，挂着紅袖章的工人护厂队员們围坐在临时用砖搭起的火爐旁边，木柴冒着浓烟，在火里噼噼拍拍地响着，烟和潮湿的霉味，刺激着人們的眼睛和鼻子。火舌活潑地閃动着，照亮了由于天阴而更灰暗的四壁。

“同志們，你們好呵！”在烟霧里，张文敏喊了一句。刚才吵吵嚷嚷的人們突然安靜了，他們站起来围住了张文敏和朱明。从人群里走出一个解放軍，既兴奋又激动地抓住了张文敏和朱明的手，然后自我介紹說：

“同志，你們可来了，我是四縱政治部的，临时負責接收鋼厂，你們……”在木柴燃起的火光里，张文敏閃动了一下眼睛，迅速地抱住了那个解放軍的肩膀，笑着，但又那么兴奋而惊异地說：

“我們是来接收鋼厂的，你怎么，不認識我了吗？我是张文敏，熟人不認熟人啦，来来，这是朱明同志，是軍代表，我和他一同来接收鋼厂。”

“呵，原来是张政委呵，你看我被烟都熏糊涂了。”四